

時時令追隨·事事成回憶

敬悼白萬祥先生

(彩色圖照刊第六頁)

●楊培基

本文依照中外雜誌稿約，寫人物傳記直稱姓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不空格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敬請白萬祥先生的親友及屬下鑒諒。

恩師白萬祥，突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六日仙逝於美國休士頓旅次，惡耗傳來，五內俱裂！如今執筆追思，依然心潮起伏，不知語從何起！有關白萬祥一生從事團工、政工、黨工、社工之忠盡獻替，豐功偉績，概見於我和幕友合編之「青山綠水春長在」——白萬祥先生影集篇章中，固已無待辭費。本文僅就我早年隨侍白氏左右，親見親聞、鮮為人知的芝麻老賬，篩選紀實，由小見大，舉一反三，或可管窺白氏為人處事之一斑也！

三朵梅花一肩重擔

我初隨白萬祥，是在他於民國五十年蒞任陸軍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時，那時軍團統轄第二（新竹）軍、第三（樹林）軍、第十（台中）軍；防區遼闊，兵馬最多。各軍政治部主任及軍團政治部副主任，均為少將編階；他如軍、師級指揮官以外，單是軍團部少將級副參謀長，就有六位之多。白氏到任時，肩掛的只是三朵梅花，自然是眾所矚目，大有「何方神聖」之詫異。當他挑選我為侍從官之初，經我引見的訪客，多是星光熠熠、方面重寄的將領，而且大多一見如故，執禮甚恭。尋根探本，這當然與他先後曾任八十七軍、五十四軍、第六軍、第八軍、第三軍等五個軍政治部主任，以及總政治部五年幹管組、處長的沉潛職歷和豐厚人脈有關；但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他一貫存誠慎獨、謙和

敦厚、光明磊落、肝膽照人的品格，贏得了革命知己的向心，編織成一條維繫情感道義的堅韌紐帶。閒談時他曾喟然語我：「我破例以上校的低階，調佔這裏贊重鎮的高職，直覺得位階不稱；要不是長官的厚愛與堅持，我真不好意思到差！」我聞言不禁奪口說出：「容我從反方向思考，您這個職位絕不是揠苗助長的產物，而是您早先在將級職缺上東遷西調、打磨旋圈了十二年的「顆遲熟果實！」幸好我這兩句唯恐不敬的良心話，意外地換來了白氏無言的莞爾！此後他在晉升少將前的上校軍團主任期間，終於在低姿態做人、高品質做事的原則下，舉重若輕、游刃有餘地達成了工作目標。

由此，我想起了魏徵語唐太宗的名言：「念高危則思謙沖自牧，懼滿盈則思江

河下百川。」這正是白氏虛懷若谷的修持和成功立業的基石。

擇善固執大公無私

軍團主任辦公室原無「秘書」的編制，編外也難覓草繕私函、過濾文卷的兼差；迫於需要，我被濫竽充數的受命兼辦這些工作。記得有一年晉升了一百零二位將軍，我為了省時節力，分別就白氏的「長官」、「平輩」、「部屬」三大類，起草了三種不同語氣的賀函稿，原擬定稿後再以八行書各繕一份，複印、填上名字後寄發，自認頗為得計；不料白氏核稿時，期期以為不可，並謂：「複印件不禮、不恭，毫無人情味！」因此，我只好以毛筆繕就一百零二份賀函呈閱。白氏在復檢中，特別抽出一份寫給他在贛南共隨經國先生任事的某位將軍賀函，叮囑「不發」。我莫名袖裡的胡接一句：「秀才人情一張紙嘛，多花一塊錢郵票也是順水人情。」他立即正色語我：「這個人對國家沒有貢獻，不該升的！」由此可見他循名責實、毫不鄉愿的作風。

某年歲末，我受命蒐提他年終考核副主任的參考評語，他走筆至一位側重家務

的副主任時，毫不猶豫地加上一段「在執行緊要任務時，依然有假必休，難免先私後公之嫌。」有人說：「正副主管有如兄弟官。」而白氏卻不落俗套，一本「對事不對人」的大公，實屬難能可貴。正因為如此，白萬祥任內軍團政戰人事的升遷黜陟，就一直不脫公平、公正的軌道。

有一次，陸軍總部令配軍團以上將級重要主官（管）的眷舍建地，依標準配給白氏六十坪，他自認已撥住台北市光復南路的國防部眷舍，不應再受配地，而「抗命」又恐影響他人權益，甚至招來沽名釣譽之嫌；乃殷囑我寫一份情詞懇切的私函上呈總司令劉安祺，自願將奉配之眷舍用地，轉讓給退後清苦的老長官陳煥彩。在當時「寸土寸金」的爭攘中，得見此廉風義舉，寧非鳳毛麟角，怎不令人肅然起敬！

臨事沉著待人寬厚

當年所謂「湖口兵變」（趙志華事件）案發時，白氏在病榻上聞訊躍起，面諭政四組立即向上反映，派出反情報人員連緊憲、警各方；政二組協調參三部署反裝甲部隊，阻絕各重要交通要點；政三組進

行現地查訪，研提善後應變措施……。隨即率我飛車直奔湖口裝甲兵基地，途中因通信中斷，「敵」、「我」，狀況不明。迄至湖口兵營大門，衛兵群舉槍截問：「什麼人？幹什麼的？」白氏隨即以模糊語氣應言：「我是軍團部白主任，特別趕來『支援』你們的。」妙就妙在這「支援」兩個字，其時可模稜兩可的混用於「支援兵變」與「壓制兵變」之正、反兩面而不受阻攔也！進入營區，獲悉集合部隊、煽動舉事之趙志華將軍已被政戰中校朱寶康計誑制服，而及時闖關出營、電告軍團者為該部保防官與監察官，事後分獲特別保薦升職與行政重獎，此亦軍團政戰之光也！

「火燒主任辦公室」是件大新聞，而此事卻真的發生過。那是一個夏夜例假日的熄燈過後，主任辦公室隨員間突遭祝融光顧。原因是賴姓傳令寢前疏於清倒字紙簍，導致殘餘煙蒂死灰復燃，火舌上竄，燒燬窗幔、書櫥與窗門等，延燒中幸經路人發現，示警、撲滅。我因責無旁貸，寅夜趕往台北白氏官邸面報，他在聞訊後鎮靜如恒，不動聲色地追問：「有無燒毀機密文卷？」我返部後，肇事傳令嚇得面如土色，涕淚滂沱，自付難逃軍法究辦！翌

晨白氏返回，詳加勘驗查問，輕囑即送賴姓傳令禁閉一週，指示儘速修復。似此有損部譽、影響視聽之大事，我竟豁免懲處，思之極為汗顏。而白氏宅心仁厚，愛兵如子，不苛處無心之失，並寬啟規過之門的德意，更令部屬感戴、折服。

我初到主任辦公室時，因眷舍闕如，就近暫租一陋室棲身。白萬祥探訪時問知月租一百五十元（幾佔我月薪之一半），乃條論在有限之政戰事業費內補貼我一半（七十五元），細水長流，紓解了我這「阮囊羞澀」之苦。此外，白氏不許餽贈長官，惟每逢年節返部，一定帶給我精美食品；並特別說明：「這是我太太要我帶給你太太的。」他察覺我略顯躊躇，隨又補充說：「部下送禮給長官是餽贈，長官給部下是犒賞。」我只好以「卻之不恭」的心情愧領！這種真心實意的賞賜，精神作用遠勝於物質，而受惠者之窩心，又豈僅一身一家而已也！

馳譽三軍澤被桃李

白萬祥在第一軍團五年，除圓滿完成本職工作外，並曾籌率「中華民國赴非文化友好訪問團」，遍及非洲十五友國，接

待美、韓、越等友邦之參訪團隊，展示政戰工作實務與功能。不但政績卓著，而且蜚聲中外。民國五十四年初，時值白萬祥調升陸總政戰部副主任之前，我奉徵調至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三處服務，自此痛失朝夕聆教之機！惟在白氏相繼調升聯勤總部主任、警備總部主任、總政戰部副主任先後十年間，仍蒙不遺在遠，間常約見，且三度指缺令我追隨，事隨未偕，但其關注、愛護之情，迄猶點滴在心。如果人死後真有來世，我誠願結草銜環以報的！

白氏遍歷陸軍、聯勤、警備三個軍種，皆能均對各軍種之任務、特性，把握正確方向，策頒工作要點，並選拔傑出桃李，相與精進工作。更因其教養有道，鼓勵有方，任使得法，故能人盡其才，事竟其功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有是因而後有是果也！

民國六十一年，白萬祥奉調總政戰部副主任後，行政院長蔣經國，剴切提示政戰工作，要求統一思想，提高士氣，鞏固團結，增進戰力……。特在復興崗開設「莒光班」，派白氏兼任教育長，選訓團級以上三軍主官及重要軍、政幹部；每期由蔣院長及國防部長主持開、結訓典禮，並

點名、會餐、致訓，為時三年。白氏全程主持班務，殫精竭慮，宵旰憂勤，達成使命，也為他三十餘年的政戰工作畫下了圓滿的句點。

軍職外調堅忍圖成

民國六十四年夏，白萬祥轉任黨工，歷任中央廣播電台主任、大陸工作會副主任、政策會副秘書長、大陸工作會主任等要職，輔弼中樞，厥功至偉。尤其在出掌陸工會後，研訂「建新」、「培新」、「革新」專案，據以健全人員組織，培訓青年人才，加強基地佈建，成立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」，增進大陸敵後號召、國際海外認同、復興基地鼓舞等功能，成效最著。另為加強對敵鬥爭之認識，特聘請學者專家，撰就「為什麼不與中共談判、接觸、妥協」？「為什麼不與中共通商、通郵、通航」？「不要上當」等八種專冊，印發運用。白氏復編著「中國大陸的變局與動向」、「鄧小平的掙扎求變」、「中共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」等專書，對堅定「共產主義必亡」、「三民主義必勝」的信念，裨益至巨，深獲好評。

民國七十五年，白萬祥屆齡退休，因

其譽滿士林，交遊廣闊，「名士感懷常以酒，故人風義重於金」，生活堪稱悠閒自在，毫無「孤雁離群，淒涼弔影」之落寞。惟因子女均學、業有成，多遠適美國，舐犢情深，遂經常旅美含飴弄孫，享受天倫之樂！

八十四年秋，白萬祥突奉中央徵召，兼程由美返台，參選就任「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」第五屆理事長，復連任一屆，共達六年。我因八十七年擔任華視總經理，忝列理事之林，得就出席會議之便，時與過從。但該會因成員不定，觀點不一，會中常是仁、智互見，爭論難休；且有一「用人不當」、「報銷浮濫」等嚴詞攻訐，眾口鑠金，積毀銷骨，波及理事長威信與尊嚴。白萬祥主持會議，多能從大局，前提著眼，當「和事老」、作「解鈴人」，個中況味，殊非局外人可知，更非尋常人可受；而他卻安之若素，甘之如飴，此所以「忍小忿而就大謀」也！難怪他在六年「婆婆不管」、「媳婦不饒」的苦境中，仍能堅忍圖成，開展會務，卓然有成。

歸隱林泉情牽故舊

民國九十年四月，白氏卸卻理事長職

務（仍受聘為名譽理事長），以全退之身，歸隱林泉，原可過著「悠然坐看南山外，片片浮雲空自忙」的清閒生活！只是他一生盡瘁黨國，不改初衷，眼見國步日艱，政局紛亂，「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。」又怎能不黯然神傷而長太息！以是常囑我約聚門生故舊，餐敘於「羊成」小館，煮酒言歡，聊以遣懷！初時，白氏堅持自掏腰包，搶先付賬，我輩舊屬，深知其一生持廉守正、樂善好施，退休時仍是「一肩明月，兩袖清風」，不忍其經常破費；乃倡議隔月輪流作東，並推舉我為召集人。每逢農曆九月十八白氏華誕，更是擴大舉辦，稱觴祝嘏，大有「我醉君復樂，陶然共忘機」之豪情快意！尤其看到白氏席間舉杯擊節，逸興遄飛那種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的神情時，不覺滿座雀躍，深慶我們這個「皓首餐會」，還能洋溢著「賽家庭」的溫馨和「老頑童」的快意！

民國九十一年以後，白氏間因心血管病住院，甫經好轉，即召集我們故舊群編印「畫冊」；九十二年八秩晉六華誕前，廣續編印「青山綠水春長在」白萬祥先生影集」。尤其後一巨構之完成，曾經六

度集體作業，七次會餐討論，嘔盡心血，終底於成。不意送印時陰差陽錯，原稿久擱廠房塵封，白氏焦急如焚，面露從難一見之慍色；何以至此？莫非冥冥中已預感大去不遠，亟欲該書及時間世而不致一生留白也！如今，「畫冊」、「影集」均已分發新知舊雨，並可流傳後世，法諸子孫，白氏九泉有知，理應含笑！

哲人其萎典型永昭

白氏逝矣！據方心豫兄轉告，他是在睡夢中安詳離世的，沒有任何痛苦或遺言；宛若無疾而終，算是壽終正寢。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」這該是老天爺對這位大善人最後的福報。

就常理言，生老病死，人所難免，應視同庭前的花開花落，天邊的雲捲雲舒，原是自然界的常情；何況白氏生前顯耀，克享天年，兒孫滿堂，桃李遍佈！我們在虔誠哀悼之餘，亦應欽羨其福壽全歸也！不過，就我這個隨侍他四年、長相左右、承歡受教、享用終生的人來說，實難抑如失怙恃、錐心泣血之慟！「一朝為師，終生為父」，其是之謂歟！

再兩個多月又屆白氏八秩晉八的誕辰

中外名人傳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

，按例定有一番熱鬧；如今，哲人已萎，中，彷彿他已跳出影集，還活在人世，就空留回憶，到時候我們只能遙望雲天，心站在眼前，依舊作我們的標竿和塵範！傳香一瓣祭恩師的了！今夜，我重溫他的「有之曰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」斯謂人生「三不朽」，非常畫冊」和「影集」，對他的德業、諫論和事功，又有更深的體認和欽敬；淚眼迷蒙人所可企及，而白氏庶幾近焉！

夜已闌，燈也殘。最後，容我引用「基督聖經」之言，寄語建公：「美好的仗，已經打完；該走的路，已經走過；信守的道，已經守住。」親愛的建公，請安息吧！